



韓文

十九

~ 16
2601
20



門 16
2601
20



唐韓昌黎集卷第十九

明橋李蔣之翹輯注

書序

與鄭相公書

元和九年三月鄭餘慶以
郊望其妻行至閩鄉暴卒墓誌云與
元尹以幣如孟氏之賻且來商家事即
公此書致謝之意也又云元和九年
八月丁亥孟氏卒書亦必是時作矣
○文特懇切古人
○文道具見於此

再奉示問皆緣孟家事辭旨惻惻憂慮深遠
竊有以見大人君子篤於仁愛終始不倦伏

讀感歎不知所喻舊與孟往還數人昨已共
致百千已來尋已至東都計供葬事外尚有
餘資今裝押衙所送二百七十千足以益業
為遺孀永久之賴是歲十月葬其費皆出
其餘財贖其家孟氏兄弟在江東未至先
與相識亦甚循善所慮才幹不足任事弟鄭
鄭氏兄弟惟最小者在東都固如所示不
可依仗東野之
妻兄弟孟之深友太子舍人樊宗師
有氏字比持服在東都今已外除經營孟家

事不啻如已前後人所與及裴押衙所送錢
物益委樊舍人主之管致生業必能不失利
宜候孟氏兄弟到分付成事庶可靜守無大
闕敗伏惟不至遠憂續具下一一諮報不宣
作
咨愈再拜

與東相公書

袁滋字德深蔡州朗山人
嘗為山南東道節度使
平章事故云相公也
公前書薦樊於
鄭此又薦於袁後又以狀薦于朝皆
見集中然袁滋先鎮襄陽後鎮
荆南不知公此書在何時作

伏聞實位尚有關員幸蒙不以常輩知遇恒

不自知愚且賤思有論薦竊見朝議郎前太子舍人樊宗師按本傳不載宗師為太子舍人奉詔亦不載或略之耳孝友聰明家故饒財身居長嫡悉推與諸弟宗師弟宗懿宗憲諸弟皆優贍有餘而宗師妻子常寒露飢餒宗師怡然處之無有難色窮究經史章通句解至於陰陽軍法聲律悉皆研極原本又善為文章詞句刻澁獨追古作者為徒不顧世俗輕重樊宗師文難澁奇刻退之嘗稱其不蹈襲前人一字一旬一動一靜乃讀其集所誤絳守園池記則誠然也歐陽文忠公有詩云異哉樊子怪可呼心欲

獨出無古初窮荒搜幽入有無下語詰曲百盤紆執云已出不可割襲句斷欲學盤庚貴故唐藝文志載樊集二卷通微曉事可與晤語或百九十一卷竟不傳又習於吏職識時知變非如儒生文士止有偏長退勇守專未為宰物者所識年近五十遑遑勉勉思有所試閣下儻引而致之密加識察有少不如所言愈為欺罔大君子便安得弃絕之罪於門下誠不忍奇寶橫弃道側而閣下篋櫝尚有少闕不滿之處篋或作價少闕一作闕少或無闕猶足更容輒冒言之退增字○黃震曰瑰語

汗懼謹狀

與鄂州柳中丞書

公傳始自御史中丞出為湖南觀察使後徙鄂岳時方討吳元濟詔發岳鄂兵不于隸安州刺史李聽公傳曰朝廷譏吾儒生不知兵邪請自行許之引兵渡江如古名將每戰輒勝其為鄂岳觀察使在元和七年云○文有激昂感慨之氣兼以叙次得雅有波瀾有局陣茅坤曰氣味古雅入西漢不假雕篆

淮右殘孽尚守巢窟環寇之師始且十萬

作賊巢窟或作窟巢又作巢穴自以為武人不肯循法度頡頏作氣勢頡頏音頡頏

胡江切竊爵位自尊大者肩相磨地相屬也不

聞有一人援桴鼓誓歿而前者桴音浮擊鼓柄也國語作

抱字與乘桴浮海音夫者不同但且令走馬來求賞給助寇

為聲勢而已日或作月閣下書生也詩書禮樂是

習仁義是修法度是束一旦去文就武鼓三

軍而進之三一三作六陳師鞠旅詩鉦人伐鼓陳師鞠旅注二千五百

人為師五百人為旅鞠告也親與為辛苦慷慨感激同食

下卒將二州之牧以壯士氣公傳抵安州聽

韓謂日以公世將曉兵吾且欲署職以兵從

韓昌黎集卷十九

都虞候三牒受之選卒六千屬聽戒其部將
 日行營事一決都將聽被恩威盡力當時服
 其知權士卒家有疾病斬所乘馬以祭隄
 公維厚給之人皆感激又徒分切一作路○公維所
 之士乘馬躡殺圍人公維命殺馬以祭或曰
 圍人不備耳良馬可惜公維曰材良性騫
 必殺之踉蹌也漢武帝詔馬奔蹏而致千里
 翹按補注柳氏叙訓及新舊史皆以殺馬為
 公維為襄陽節度使時事司馬公考異正引
 此書證之云乃鄂雖古名將何以加茲此由
 岳時事未可知孰詳
 天資忠孝鬱於中而大作於外動皆中於機
 會以取勝於常世而為戎臣師豈常習於威
 暴之事而樂其鬪戰之危也哉愈誠怯弱不

適於用聽於下風竊自增氣誇於中朝稠人
 廣眾會集之中或無會集二字所以羞武夫之顏
 議者知將國兵而為人之司命者不在彼而
 在此也而在或無而字臨敵重慎誠輕出
 入良食自愛以副見慕之徒之心而果為國
 立大功也幸甚幸甚不宣良或作用非是或無之徒二字又無
 下之愈再拜

又一管 韓集談兵之文惟此議論最切
 萬不如其妙處直臻神解如二六徵兵
 萬世可行之通議也

愈愚不能量事勢可否比常念淮右以靡弊
 困頓三州之地彰義節度使管蚊蚋蟻蟲之
 聚感兇豎吮濡飲食之惠兇豎吳元濟也批童子之
 手坐之堂上奉以為帥出效力以抗逾明詔
 戰天下之兵乘機逐利四出侵暴屠燒縣邑
 賊殺不辜環其地數千里莫不被其毒洛汝
 襄荆許賴淮江為之騷然丞相公卿士大夫
 勞於圖議圖或作惺兵之將熊羆貔虎之士
 獯獸名獯猥似狸者畏懦蹙縮上子六切莫肯

杖戈為士卒前行者獨閣下奮然率先揚兵
 界上奮上或將一州之守親出入行間與士
 卒均辛苦生其氣勢見將軍之鋒穎凜然有
 向敵之意用儒雅文字章句之業取先天下
 武夫關其口而奪之氣關一作開○茅愚初
 聞時方食不覺弃匕箸起立豈以為閣下真
 能引孤軍單進與外寇角逐爭下且僥倖之
 利哉真或作直非是或無單字○就令如是
 亦不足貴其所以服人心在行事適機宜而

風采可畏愛故也

筆力婉而密其事已詳前書故此特略之是以

前狀輒述鄙誠眷惠手翰還答益增欣悚

或有助字夫一眾人心力耳自使所至如時

雨三代用師不出是道閣下果能充其言繼

之以無倦得形便之地甲兵足用雖國家故

所失地旬歲可坐而得

歲或作月又作序○

况此小寇安足置齒牙間勉而卒之以俟其

至幸甚

諸本幸甚下復

夫遠徵軍士行者有

羈旅離別之思居者有怨曠騷動之憂本軍

有饋餉煩費之難地主多姑息形迹之患急

之則怨緩之則不用命浮寄孤懸形勢銷弱

又與賊不相諳委臨敵恐駭難以有功

極言

之失若召募士人必得豪勇與賊相熟

知其氣力所極無望風之驚愛護鄉里勇於

自戰徵兵滿萬不如名募數千

今此議極詳

見論淮西閣下以為何如儻可上聞行之否

事定狀上可計已與裴中丞相見行營事宜不愒時

賜示及裴中丞即度也時憲宗遣度幸甚不
宣愈再拜

答魏博田僕射書

田弘正始名典先是
田季安為魏博節度
使元和七年季安卒其子懷諫自立
委政於家奴蔣士則夙怒懷諫自正
使主軍弘正於是圖其地籍其人
獻于朝憲宋嘉之詔檢校工部尚書
充魏博節度使且賜今各八年十一
月公以比部郎中史館修撰為作先
廟碑九年弘正拜檢校尚書右僕射
其年公以考功郎中知制誥故曰蒙
恩改職事也按一統志魏博二州各
魏今為北直隸大名府博今為山東
東昌府

季冬極寒伏惟僕射尊體動止萬福即日愈
蒙免蒙恩改職事不任感懼一無蒙免二字
今按蒙免者蒙
出之庇而得遣免也連上文為句蒙恩者蒙
者蒙上之恩而改職事也連下文為句使至
奉十一月十二日示問欣慰殊深贊善十一
郎行弘正子布華
已附狀
有曾字伏計尋上
達愈雖未獲拜識嘗承僕射眷私狼辱薦聞
待之上介事雖不允受賜實多頃者又蒙不
以文字鄙薄令譟廟碑見遇殊常荷德尤切
安有書問稍簡遂敢自疎比所與楊書記書

蓋緣父闕附狀求因間粗述下情或無求字

此謂求揚書記因忽奉累紙示問辭意重

疊捧讀再三但增慙悚僕射公忠賢德為內

外所宗位望益尊謙異滋甚謬承知遇欣荷

實深伏望照察限以官守拜奉未由無任馳

戀謹因使迴奉狀不宣謹狀

與華州李尚書書李尚書名絳以史考元和十年二月出

刺華州又與公同年故有

久故云云舊注實字非也

比來不審尊體動止何似又作日乍離闕

庭伏計倍增戀慕愈於父故游從之中伏蒙

恩獎知待最深最厚無有比者或無伏字懦

弱昏塞不能奮勵出奇少答所遇拜辭之後

竊念旬朔不即獲待言笑東望頌滄有兒女

子之感或無子字非是史記非見獨宿直

舍公時以效功無可告語展轉歎歎不能自

禁華州雖實百郡之晉重於藩維然閣下居

之則為失所愚以為苟慮有所及室密以上

聞不宣以疎外自待無宣字接過客俗子絕

口不挂時事務為崇深以拒止嫉妬之口黃震

日此語亦涉世者所當知親近藥物方書動作步趨以致

和宣滯為國自愛副鄙陋拳拳之心幸甚幸甚

甚謹奉狀不宣愈再拜

京尹不臺參答友人書

或作與友人書

○長慶三年六月以公為京兆尹兼御史大夫放臺參後不得為例按魏氏春秋云故事御史中丞與洛陽令相遇則分路而行以土主多逐捕不欲稍留然非唐制也順未實錄故事尹與御史相遇尹下道避尹尚避御史豈有不臺參之理當時杖放臺參後不為例則知故事須臺參也蓋

是時宰相特惡御史中丞李紳欲逐之特詔公不臺參以激紳紳果劾奏公以詔自解文刺紛然幸相以臺府不協遂罷公為兵部侍郎而出紳為江西觀察使紳朝辭泣訴穆宗遂置紳為兵部侍郎公復為吏部按貞元十八年公為四門博士時薦士十人於陸修李紳在焉紳昧其平昔之薦而劾公公既不言而世亦未有辨之者又謂公慶紳以附逢吉獨王黃州答丁晉公書以謂曲在紳蓋公論也

所示情眷之至不勝悚荷臺參實奏云客桂觀察使帶中丞尚不臺參或無使字京尹郡國之管所管神州赤縣官帶大夫豈得却不如事

須臺參聖恩以為然便令宣與李紳不用臺
參亦是何典故赤令尚與中丞分道而行何
况京尹一本亦是以下十九字綴於事須臺
洪慶善云今本顛倒不可讀當从唐李不知
洪所謂唐本者何如也一日不用臺參以下
當再出臺參二字今按二說皆未安後說雖
差勝然文意似亦未足當闕之以俟知者
人見近事習耳目所熟稍殊異即怪之其於
道理有何所傷聖君使行即是故事自古豈
有定制也人上或停推巡緣府中福迫是實
若別差人即是妄說豈有此事小人言不可

信類如此亦在大賢斟酌而斷之流言止於

智者正謂此耳客多自修報狀不得或作不

報或作不伏惟照察按唐人書帖用照察

送陸欽州詩序

或無詩字或作送陸員

本自此下為第一卷○陸欽州

也貞元十八年二月以祠部員外郎

貞元十八年二月十八日祠部員外郎陸君

出刺欽州朝廷夙夜之賢都邑游居之良齋

咨涕洟咸以為不賞去居一欽大州也刺史

尊官也由郎官而往者前後相望也

唐欽州漢丹陽

郡地國朝為徽

州府屬南直隸當今賦出於天下江南居十

九宣使之所察欽為富州宰臣之所薦聞天

子之所選用其不輕而重也較然矣如是而

齋谷涕洟以為不當去者陸君之道行乎朝

廷則天下望其賜刺一作州則專而不能咸

作或屬少句非是按莊子有先一州而後天

下豈吾君與吾相之心哉先上諸本有謂字

於是昌黎韓愈道願留者之心而泄其思

作詩曰

我衣之華兮我佩之光陸君之去兮誰與翺

翺華一作美一按本光翔下皆有兮字去下

無兮字今按古詩賦有句句用韻及語助

者廣歌是也今有隔句用韻及兮而今在上句

之末韻在上句不韻不兮下句押韻有兮者橋頌

之類是也今此詩若用廣歌之例則華光有

兮而不韻其去字一句又并無也若用騷經

之例則光翔當用韻而不當有兮華雖可以

有兮而去復不可無兮也若用橋頌之例

則下三句為合而首句不當有兮也韓愈

於騷者不應如此蓋校本所以失之也今定

以橋頌為例則止去校本首句一兮字

尤為簡便但無此本不敢以意創耳

韓昌黎集卷十九

太惠兮施于一州今其去矣胡不為留我作此詩歌于達道無疾其驅天子有詔

送孟東野序

按退之貞元十九年與陳給事書云送孟郊序一首生紙寫不加裝飾故呂汲公即以爲是年作序云東野之役於江南也有若不釋然者時東野爲溧陽尉云○退之此文得之悲歌慷慨者爲多謂凡形之聲者皆不得已於不得已中又有善有不善所謂善者又有幸不幸之分只是從一鳴中發出許多議論先輩云其源自周禮梓人爲箝簾來信乎謝枋得曰文凡六百二十餘字鳴字四十讀者不覺其繁何也句法變化凡二十九樣有頓挫有升降有起伏有抑揚信如層峯疊巒如鸞

濤怒浪無一句散慢無一字塵埃愈讀愈可喜唐順之曰此篇文字錯綜立論乃爾奇則筆力固不可到也顧充曰此文將率合入天成乃是筆力神巧與毛穎傳同而雄邁過之茅坤曰一鳴字成文乃獨得機軸命世者也前此惟漢書叙蕭何追韓信用數十字

大凡物不得其平則鳴起句是一艸木之無

聲風撓之鳴水之無聲風蕩之鳴其躍也或

激之其趨也或梗之其沸也或灸之金石之

無聲或擊之鳴金石草木各一句而水獨出四句此是不整齊中整齊錯綜妙

人之於言也亦然有不得已者而后言

其誦也，有思其哭也，有懷凡出乎口而為聲者，其皆有弗平者乎？為一作有。此言人聲之鳴，有類於物也。○筆

甚樂也者，鬱於中而泄於外者也。擇其善鳴者而假之，鳴。生，出善字與假字。為下面議論。張本。金石絲竹匏土革木八者，物之善鳴者也。維天之於時也亦然，又入天時。擇其善鳴者而假之，鳴。是故以鳥鳴春，以雷鳴夏，以蟲鳴秋，以風鳴冬。四時之相推，故其必有不得其平者也。鳥下或。非是。彼古奪字或作奪。○樓助曰：曲盡其於文字變態之妙。鳴春鳴夏等語，真入神。

入也亦然。人聲之精者為言，文辭之於言又其精也。尤擇其善鳴者而假之，鳴。一本去。又句尤字屬成。下句不成文理。○朱嘉曰：上文已再言擇其善鳴者而假之，鳴矣。則此又言人聲之精者為言而文詞又其精者，故尤擇其善鳴者而假之，鳴。又字尤字正是關鍵。而脉首尾相應處。其在唐虞咎陶禹其善鳴者也。而假以鳴。在下。或有於字假下。或有之字。○書帝股欣。載元首起。哉百工熙。哉臯陶拜手稽首。厥言曰：念哉。率作典事。慎乃憲。欽哉。履乃成。欽哉。乃廣載歌。曰：元首明。股肱良。哉庶事。康哉。又歌曰：元首叢。股肱隆。哉萬事。墮。藥弗能以文辭鳴。又自假於韶。以鳴。或

作不而無能字○書夔日憂擊鳴球搏拊琴瑟以詠祖考來格虞賓在位羣后德讓下管鼗鼓合止祝嘏笙簧以聞鳥夏之時丕子以獸踰踰蕭韶九成鳳凰來儀

其歌鳴武乃盤遊無度吹于有洛之表十旬弗反有窮后羿因民弗忍距于河厥弟又人御其母以從後于洛之泗五子咸怨述大禹之戒以**伊尹鳴殷周公鳴周**凡載於詩書六藝皆鳴之善者也周之衰孔子之徒鳴之其聲大而遠傳曰天將以夫子為木鐸其弗信矣乎其末也莊周以其荒唐之辭鳴辭或作說下或有於楚二字非是莊子蒙人蒙梁楚大國也地且辭楚威王之聘未嘗仕楚

其亾也亾以屈原鳴楚本國也下詔警甚蓋言其國雖大而亾祇因有忠

不用之其臧孫辰孟軻荀卿以道鳴者也臧孫辰即魯大夫臧文仲也○謝枋得日以荀卿與孟子非其倫臧孫辰何人亦未見其有道又與孟子並立豈可謂之以道楊朱墨翟管夷吾鳴此文公學力偏駁處

晏嬰老聃申不害以黃老刑名之學相韓昭侯著書二篇名申子韓非諸公子與李斯俱師荀卿善刑名齊到齊古慎字○齊到韓大夫在申田駢齊人好稱談鄒衍名重列國燕昭師事之尸佼魯人執師之執灰逃入蜀孫武張儀蘇秦之屬皆著書二十篇號尸子

以其術鳴已上數人或功利或邪說或清淨或專縱橫之謀皆非吾道故秦之與李斯鳴退之稱術字大有分曉

之漢之時司馬遷相如揚雄最其善鳴者也其下魏晉氏鳴者不及於古然亦未嘗絕也

其下或無其字或又無然亦未嘗絕也就其善者其聲清以浮其節數以急其辭淫以哀

其志弛以肆此善下或有鳴字浮一作淳今按病不應用淳字以美之數以急弛以肆一句

不可讀正與上李巽書相似其意以為必如

是然後為古而不知其為言也亂雜而無章

將天醜其德莫之顧邪何為乎不鳴其善鳴者也亂或誤作離又因離而轉作詞字或又

此段說魏晉以後如江河之有巨隄得此一障否則傾瀉無收拾矣孫鑛曰將人題又頓

出感慨之致唐之有天下陳子昂蘇源明元結李白杜甫李觀皆以其所能鳴蘇源明京兆武功人

少孤寓居徐兗工文辭有名天寶間及進士第更試集賢院累遷太子論德出為東平太守數陳政治得失帝嘉其切直後以秘書少監卒元結字次山漢州人少不羈年十七乃折節向學天寶十一載舉進士蘇源明薦之結上時議三篇帝悅代宗立授著作郎所著

有元子十篇餘，詳前見。○其存而在下者，孟
 謝枋得曰：此六句包括多。錢福曰：從許多物許多，
 郊東野始以其詩鳴。人奇奇怪怪，繁繁雜雜，
 說來無非，要顯出孟郊以詩善鳴，至於未
 段吁嗟咏嘆，有不盡之意，文之變幻者，無過
 此。其高出魏晉不懈，而及於古，其他浸淫乎
 漢氏矣。魏晉或作晉魏，或無古字，氏矣，字皆
 酌從吾遊者，李翱張籍其尤也。三子者之鳴，
 信善矣。或無信字，或作善鳴，皆非。左傳云：
 此語然亦偶合也。信善哉，公雖未必用
 ○結出善鳴二字，抑不知天將和其聲而使
 鳴國家之盛，邪抑將窮餓其身，思愁其心腸

而使自鳴其不幸邪

此兩句嘆咏有味，斷盡前句聖賢君子之鳴，當時必先有此兩句，林希元曰：歷叙各陶以來，及孟郊明是，自列於古人，與孟子卒章同意，文字變化甚妙，然謂人物之鳴，皆出於不幸，則牽強人多，不察。

三子者之命，則懸乎天矣。則下或有字，非是。若果有有，字即天下當有者，字更詳之。

其在上也，奚以喜；其在下也，奚以悲。一語甚

東野之役於江南也，有若一釋然者，故吾道

其命於天者，以解之。釋或作憚，然者或作者，然云顧命，王不憚，或作

不釋釋，猶開釋也。今按不釋然者，語本莊子，或本非是以解，或無以字，亦非是。○韓文無一字，無照應一路到此，結出不平二字，來黃震曰：歸宿有味，謝枋得曰：序因送孟東野作

結歸東野本身上只兩句此文章之妙

送許郢州序

或作送許使君刺郢州序仍注仲興二字或作志雍

○按志雍安陸許氏貞元九年進士時于頓節制山南東道郢於山南為屬邑是時頓欲民方急公因志雍之行序以規之公貞元十八年上于頓書故云愈嘗以書自通於于公頓此序十九年作也○按唐史于公多刻退之獨托以諷其言懇其意微唐順之曰此文作兩段後總收

愈嘗以書自通於于公累數百言公下或有頓字其大要言先達之士得人而託之則道德彰而名問滋後進之士得人而託之則事業顯而

爵位通

要上或有也字問或作聞

下有矜乎能上有矜乎

位雖恒相求而喜不相遇

或無喜字○以上括總與于襄陽書

意上于公不以其言為不可復書曰足下之言

是也于公身居方伯之尊蓄不世之材而能

與卑鄙庸陋相應答如影響是非忠乎君而

樂乎善以國家之務為己任者乎

世下或有出羣字○

係鑽曰先舉後諷得諫納之體愈雖不敢私其太恩抑不可

不謂之知己恒矜而誦之情已至而事不從

小人之所不為也

事不從謂不能卒言之也○茅坤曰交淺而言深故

如此故於使君之行道刺史之事以為于公
如此故於使君之行道刺史之事以為于公
送許公都為于公贈言大奇凡天下之事
大奇然只在此下句聯屬為刺史者
成於自同而敗於自異為刺史者
篇本旨為刺史者
恒私於其民不以實應乎府為觀察使者恒
急於其賦不以情信乎州是刺史不安其
官觀察使不得其政財已竭而歛不休人已
窮而賦愈急其不去為盜也亦幸矣
作怒皆非是○黃震曰愚按刺史漢監司之
名在唐則為州猶今太守之稱蓋守郡者也
觀察使唐監司之名本朝始去其權僅存虛
號在周則專有一道之兵財權重於今之監

司司者也觀察使既專有兵財其征取於支郡
之刺史猶今州府促縣道財賦之類也征取
之欲無厭生民之出有限公謂府常急於財
不可謂州常私於民不可謂府既急於財而州又
不私於民則竭下奉上思將安極此事豈可
使州與府同邪為襄陽支郡而為襄陽者
于頃公主人也故勉鄂州以應襄陽之需殆
非公論否則公客於于見觀察使督賦支郡
之難而未可知郡督賦誠使刺史不私於其民
百姓之難尤可知刺史曰吾州之
觀察使不急於其賦或無下
其字刺史曰吾州之
民天下之民也惠不可以獨厚觀察使亦曰
某州之民天下之民也歛不可以獨急如是
而政不均令不行者未之有也
無以字其

崩之言者于公既已信而行之矣今之言者其有不信乎上其字當作某字前下或縣之無之字非是既一作即

於州猶州之於府也有以事乎上有以臨乎下同則成異則敗者皆然也非使君之賢其誰能信之信或作從非是愈於使君非燕游下朝之好也故其贈行不以頌而以規茅坤曰規字批于公在內

婉而諷

送竇從事序

峴

竇平貞元五年登進士第扶風平陵人○茅坤曰奇

踰甌閩而南皆百越之地

甌或作越以下文重出越字考之非

天文其次星紀其星牽牛

堪輿書星紀吳越也疏云十一分野

蓋古受封之日歲星所在之辰而國屬焉吳越同年度受封故同星紀之次又牽牛婺女為揚州之城公所指

連山隔其陰鉅海蔽其

陽敵一作敵氣上蒸也又作敵云橫擿也謂鉅海敵蕩其南也今按敵微扣字書訓以

奮擊但以杖身微扣而發動之所謂橫擿也海之為物最鉅其所震蕩豈微扣之謂邪作敵亦非是但當作敵乃當抵對捍之意與上句隔字正

是維島居卉服之民風氣之殊著

自古咎

維一作皆鳥作鳥居作夷氣一作俗今按鳥居舟服已見其民俗之陋因

又言此以見其風氣之惡自是兩事故下文云民俗既遷風氣亦隨也或本皆誤古或作在亦非是唐之有天下號令之所加無異於遠近

民俗既遷風氣亦隨雪霜時降癘疫不興瀕

海之饒固加於初

疲一作疾瀕或云瀕也篆文無瀕字漢志瀕南山又

瀕河十郡只用瀕字加於或作如其非是今以上文考之此當言其氣俗既變生物益蕃之意若云固如其初是以人之之南海者若則却是夫曾變矣

東西州焉

之之諸本無復出之字非是若或作如

皇帝臨天下

二十有二年

臨下或有御字

詔工部侍郎趙植為廣

州刺史盡牧南海之民

貞元十七年以工部侍郎趙植充嶺南節

使署從事扶風竇平

一統志漢右扶風與京兆左馮翊為二輔今為

陝西鳳翔府

平以文辭通於其行也其族人殿中

侍御史牟合東都交遊之能文者二十有八

人賦詩以贈之

實牟字貽周貞元二年進士為東都留守判官

於是

昌黎韓愈嘉趙南海之能得人壯從事之答

於知我不憚行之遠也

我或作已行之遠請本之或作於或作我

於行遠或無行之二字皆非是

又樂貽周之愛其族叔父

宗二字

能合文辭以寵榮之作送竇從事少

府平序

上巳日燕太學聽彈琴詩序

韓詩外傳

三月上巳於溱洧水上執蘭招魂祓除不祥自魏以後但用三日不用上巳時公為四門博士作此序○古致自饒覺筆墨亦有樽俎雍容之風

坤曰風雅

與眾樂之之謂樂樂而不失其正又樂之尤

也正一作節尤一作先四方無鬪爭金革之聲京師之

人既庶且豐天子念致理之艱難樂居安之

閑暇肇置三令節舊史貞元四年九月詔正月晦日三月三日九月九

日三節日宜任文武百僚選勝地追賞為樂又年正月詔以二月一日為中和節代正月晦日備三令節數此序在貞元壬午癸未間公為四門博士其二肇置三令節蓋謂德宗朝始置耳

詔公卿羣有司至于其日率厥官屬飲

酒以樂所以同其休宜其和感其心成其文

者也飲上或無屬字三月初吉實惟其時司業武公

儀二字於是總太學儒官三十有六人列

燕于祭酒之堂罇俎既陳肴羞惟時醴宰序

行獻酬有容歌風雅之古辭斤夷狄之新聲

褻衣危冠與與如也行戶郎切序行一作有

序與與音餘或作愉愉

非是○詩我黍與與淮南子善論有用儒一生
 兵者陵其與與即全句亦見論語
 魁然其形抱琴而來歷階以昇儒一或作一
 坐于罇俎之南鼓有虞氏之南風見家虞之
 以文王宣父之操文王操見史記孔子學琴
 荷蘭龜此是也優游夷愉廣厚高明追三代之遺音
 想舞雩之詠歎月令章句論語浴乎沂自上
 及暮而退皆充然若有得也有下
 武公於是作歌詩以美之命屬官咸作之
 命四門博士昌黎韓愈序之

送齊暉下第序

暉或作暉或作暉皆非
 者○序云齊生之兄為時名相出藩
 于南謂齊映也以唐宰相世系考之
 映兄弟六人路映映暉暉又按登
 科記映大曆五年路貞元十年
 十一年路元和中二年路登進士第會
 未有所謂暉與暉者登暉先嘗各暉
 或暉邪更詳之○通以古道立論及
 反覆覆語意自相終始唐順之曰大
 學已姊妹時之論而入齊生纔數語只
 看他操縱如意處孫鑛曰激切慷慨
 可以吐齊生
 不平之氣

古之所謂公無私者其取捨進退無擇於親
 疎遠適惟其宜可焉其下之視上也亦惟視

其舉黜之當否不以親疎遠適疑乎其上也
人下或有也字或無之故上之人行志擇設

且乎其無憂於下也下之人克已慎行確乎
或無故字二之字是故為君

其無惑於上也
克諸本皆作勉不勞而為臣甚易見一善焉可得詳而舉也
或無詳及道之

見一不善焉可得明而去也
明二字及道之
衰上下交疑於是乎舉黜舉字之事載之傳

中而稱美之而謂之忠
或無下而字○左傳
晉侯問嗣焉稱解狐其雋也將立之而卒又問焉曰午也可於是羊舌職歿矣晉侯曰孰

可以代之對曰赤也可於是見一善焉若親
祁午為中軍尉羊舌赤佐之

與邇不敢舉也見一不善焉若疏與遠不敢
或無二去也
敢字衆之所同好焉矯而黜之乃公

也衆之所同惡焉激而舉之乃忠也
或下或
字○孫鑛曰可於是乎有違心之行有怫志
謂曲盡世態

之言有內媿之名若然者俗所謂良有司也
然或膚受之誥不行於君巧言之誣不起於
作是

人矣身辱今之君天下者不亦勞乎為有司
者不亦難乎為人嚮道不亦勤乎
身處猶嗚呼也按諸

古文於乎，鳥虜嗚呼，音一義或作於是乎，非是為有或無為字為人嚮道諸本皆同，但嚮或作鄉或為人為仁，殊無文理，蓋所謂人者指應舉者而言為之，作嚮道者謂指引其道，路所嚮如公之於侯，喜侯雲長之徒是也，其作鄉者亦音向與兵書所謂以鄉人為導者音義皆不同也。○詞是故端居而念焉，非君足以發難言之情。入者之過也，則曰有司焉，則非有司之過也，則曰今舉天下人焉，則非今舉天下人之過也，蓋其漸有因其本有根生於私，其親成於私，其身以己之不直而謂人皆然，其親其下甚好，○闡發其植之也固久，其除之也實難，非百

年必世不可得而化也，非知命不惑不可得而改也已矣，乎其終能復古乎。過按特便甚若高陽齊生者，其起予者乎？齊生之兄為時名相，出藩于南。之兄或無之，字于下，或有鎮字，非是，按齊映以貞元七年由桂管改江西是時洪州只為江西觀察，使至咸通中乃有鎮南之號耳。朝之碩臣皆其舊交，齊生舉進士有司用是連枉齊生，齊生不以云，乃曰我之未至也，有司其枉我哉，我將利吾器而俟其時耳，抱負其業東歸於家。黃震曰齊暉之兄為相有司以嫌不取之，登第公謂其生于私夫取舍于其人可也。

于其勢而取之私也于其勢之可嫌而故舍
之亦私也公之論精矣然舍之私尚猶愈於
取之私孫鑛曰滿紙溫露矣都於齊
生身上寫出一番和雅左纜得體
吾觀於
人有不得志則非其上者歟矣亦莫計其身
之短長也若齊生者既至矣而曰我未也不
以聞於有司其不亦鮮乎哉
既至矣一作既
屈矣一作既不
得志矣今按上文曰我之未至也下文曰吾
我未也則此作至為是未下或有至字
用是知齊生後日誠良有司也能復古者也
公無私者也知命不惑者也
突然而來突然
而住大有神力
絕奇

送陳密序

太學生陳密請於余曰密承訓於先生今將
歸覲其親不得朝夕見願先生賜之言密將
以為戒觀或作拜密來太學舉明經累年不獲選
是弗利於是科也
經下或有者字
獲下或有其字今將易其
業而三禮是習之唐制取士有明經科而明經
有二三禮有三傳有史料凡禮記春秋左氏傳
為大經詩周禮儀禮為中經易尚書春秋公
羊傳為小經三禮科願先生之張之也密將
以為鄉榮將下或無以字余媿乎其言遺之言曰子

之業信習矣其容信合於禮矣其下或有抑儀字非是吾所見者外也夫外不足以信內子誦其文則思其義習其義則行其道則將謂子君子也爵祿之來也不可離矣科宦有利不利邪誦其習其成金無其字

送李愿歸盤谷序

此序貞元十七年作西平忠武王晟之子盤谷詳見又卷源縣有石刻其間小有異同唐人跋云昌黎韓愈知名之士高厚之賢故序而送之云云歐陽集古錄曰當時退之官尚未顯其道未為當世所宗

師故但云知名士也然當時送愿者為不少而獨刻此序蓋其文章已重於時也○此文三疊長短錯落逐段布置逐段結構亦復逐段聯絡佳絕蘇軾曰歐陽公言晉無文章惟陶淵明歸去來辭而已余謂唐無文章惟韓退之送李愿歸盤谷序而已平生欲效此作每執筆輒罷因自笑曰不若且放教退之獨步樓榜曰一節是形容得意人下一節是形容閑居人下一節是形容奔走伺候人下一節是形容閑居人下一節是形容奔走伺候人下一節是形容閑居人下一節是形容奔走伺候人

太行之陽有盤谷郭正城曰起得奇崛盤谷之間泉甘而土肥艸木蓂茂居民鮮少或曰謂其環兩山之間故曰盤或曰是谷也宅幽而勢阻隱者之所盤旋友人李愿居之葉古叢字旋或作桓或係無之非是友或作有○叙盤谷大槩極簡潔絕類水經注文字茅坤曰兩或曰文多跌宕結胎在隱者一曰包郭正城曰兩或曰奇古檀弓或曰由魯嫁或曰外祖母也愿之言曰人之稱大丈夫者我知之矣此句是提綱直縮到我則行之上利澤施于人各聲昭于肯于諸本坐于廟朝進退百官而佐天子出令其在外則樹旗

旄羅弓矢武夫前呵從者塞途供給之人各執其物夾道而疾馳喜有賞怒有刑賞一作無此六才峻滿前俊古道古今而譽盛德入耳而不煩曲脊豐頰清聲而便體秀外而惠中飄輕裾翳長袖粉白黛綠者列屋而閑居妬寵而負恃爭妍而取憐洪道日退之為文不肯蹈襲前人一言一句故其言曰惟陳言之務去憂憂乎其難哉獨粉白黛綠四字似有所因列子周穆王築中夫之臺簡鄭衛之處子娥媼靡曼者粉白黛黑以滿之戰國策張儀謂楚王曰鄭周之女粉白黛黑立于衢間見者以為神楚辭大招粉白黛黑施方澤些又司馬相如賦靚莊

刻飾郭璞注粉白黛黑也淮南子毛嫱西施
 施芳澤正蛾眉設笄珥衣阿錫粉白黛黑笑
 目流眺韓公以黑大夫之遇知於天子用
 為綠其旨則同天子諸本主上或
 力於當世者之所為也只用一上字所為或
 無所字下文於時此見公非以隱為高者又
 者之所為也同此吾非惡此而逃之是有命
 焉不可幸而致也此見公非以隱為高者又
 窮居而野處升高而望遠遠望一作坐茂樹以終
 日濯清泉以自潔採於山美可茹釣於水鮮
 可食起居無時惟適之安茅坤曰看他形容
 許多閒適之態郭正與其有譽於前孰若無
 或曰寫出個中妙

毀於其後與其有樂於身孰若無憂於其心
 二與其下或無有字此隱士自得之語車服不維刀鋸不劫理
 亂不知黜陟不聞太丈夫不遇於時者之所
 為也我則行之林希无日凡送隱者必左仕
 了仕者議論平正且曲盡世故人情其伺候
 間又多格言是命世之文非苟作者伺候
 於公卿之門奔走於形勢之途足將進而愁
 起上七思切下七余切口將言而囁嚅上
 舌切又而舌切下女居切又音如處穢汙而
 不羞觸刑辟而誅戮穢汙一作汗穢不羞
 穢汙一作汗穢不羞穢汙一作汗穢不羞

偉於萬一老成而後止者其於為人賢不肖

何如也林希无日只以下句收盡一篇意都無許多辭說所謂片言有萬鈞之勢

是也有神力有含蓄昌黎韓愈聞其言而壯之與

之酒而為之歌曰

盤之中維子之宮盤之士可以稼諸本作惟

盤之泉可濯可浴浴一作湘攷之說文云湘

湘字亦通但此文自如往而復以上皆一語

下韻以稼吐土此類固多以容吐深以詩七

月易恒卦卜家攷之亦合古韻獨湘不可與

泉吐故只以浴為正爾曰公論高筆解浴乎

沂作沂平沂則又屬傳會矣洪慶善云石本

在濟源張端家皆缺裂不全惟可濯可湘一

句甚明其大歸只為盤之阻誰爭子所折也

窈而深廓其有容練而曲如往而復似前往

而復至其後也極善形容嗟盤之樂兮樂

且無缺已也朱子云作缺於義為得按此篇

諸校本多從石本而石本亦多無理未可盡

信歐公集古跋尾云盤谷序石本貞元中所

刻以集本校之或云小不同疑刻石誤然以其

當時之物始存之以為作玩其小失不足校

也詳公此言最為通論近世論者專以石本

為正如水門記溪堂詩予已論之南海廟劉

統軍碑之類亦然虎豹遠跡兮蛟龍遁藏鬼

神守護兮呵禁不祥禁或作禦飲則食兮壽而康

無不足兮奚所望則或膏吾車兮秣吾馬從
子于盤兮終吾生以徜徉歌詞精峭似離騷
日下歌尤灑落

送牛堪序

此篇或在後卷之首○公時為四門博士堪為太學生在貞元十九年作○唐人登第無進謝有司之門者及今已大不然世道降替於此可攷唐順之曰此篇文字意格異常

以明經舉者誦數十萬言又約通大義徵辭引類旁出入他經者又誦數十萬言其為業也勤矣登第於有司者去民畝而就吏祿由

是進而累為卿相者常常有之其為獲也亦大矣然吾未嘗聞有登第於有司而進謝於其門者門上或豈有司之待之也抑以公不以情舉者之望於有司也亦將然乎抑一作抑其進而謝於其門也則為私乎抑無乃人專之未思或者不能舉其禮乎若牛堪者思慮足以及之材質足以行之而不聞其往者其將有以哉或無違眾而求識立奇而取名非其心之所存也衆一作俗由是而觀之若堪

之用心其至於太官也不為幸矣於一作為堪太

學生也余博士也博士師屬也於其登第而

歸將榮於其鄉也能無說乎而又不知其

車之未息者亦不謂其勤也

其能而增其門也則其

以計舉其文也其

其門者其

大矣然吾未嘗聞其

唐韓昌黎集卷第十九終

